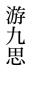
冷雨季



真實的我未必是人們所見得的,文字裡僅能略知 一二。但或許正因為這樣,一首詩讀起來能更獨立



踩過臺灣,像踩著了圖釘

雨季,你難道赤著腳走來?

只聽見水花濺起的細響,卻不見鞋印

但我沒去注意他的來向

雨季從海岸那兒走來

所以,雨季,你應該是受傷的

春天的足底

流著冷冷的血液

澆得木棉的花紅了,枝幹黑冷了

然後雨季,你,不回頭地走了

下一站是大陸

你在那終於能站穩腳步,還能邁步

417

繼續,往更寬廣的大陸

往更遼闊的冷

雨季啊,你就這樣不回頭地走了……

而海岸這頭的血跡逐漸淡了

雨季啊,你的傷口是否已經癒合了呢?

評審評語

為主視覺,作為寫景詩有其獨特性,如「踩過臺灣,像踩著了圖釘」可作雨滴 的寓意。只是這層寓意的發展並不明確、對應不足,比較遺憾。 激起的水花解,「海岸這頭的血跡」可以指花色,但也可能雙雙都有政治現實 此詩語言平易,卻韻味深長。以雨季擬人,並連結臺灣和大陸兩地。以血

-鴻鴻

特別感謝新北市文學獎的執行團隊,以及此次的評審老師們對我的肯定!

我還不敢歇息,因為深知自己還說不上疲憊。

(鞠躬)

得獎感言